

沒有食人族的北非—利比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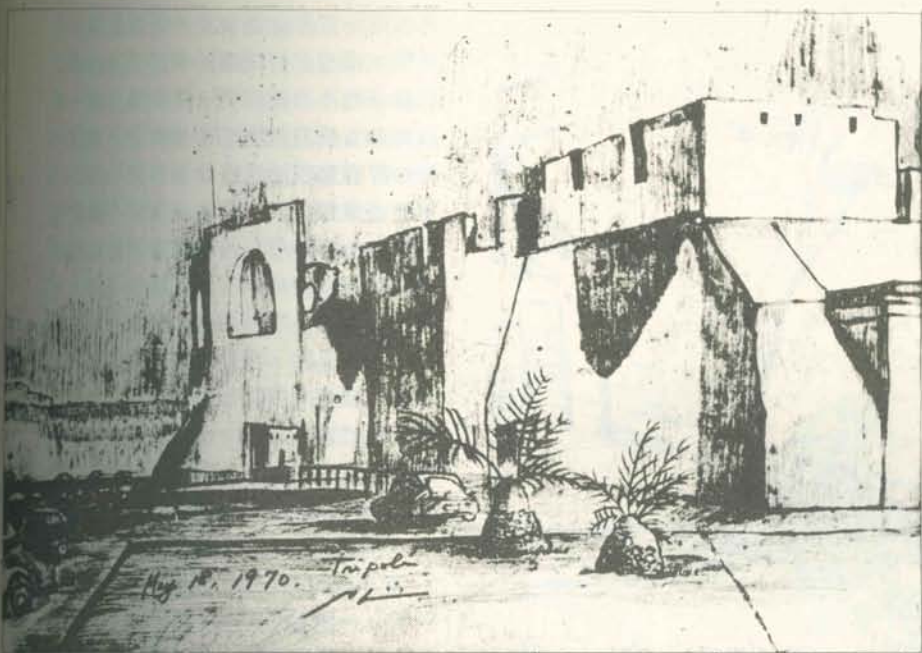
我對綠杏的園地相當陌生，這是老實話。但，那並不意味着我對她沒有興趣。相反的，我不僅是好奇心甚強的“年輕人”（許多曾經挨我“電”的北醫同學，他們看到我的滿頭白髮，硬把我拖入七十古來稀的那一群，這是最最痛心的一件事，實際上我只卅有五罷了），而且渾身是勁（為全國津津杯足賽和平醫院隊的隊長），並不需要綠杏社長的催駕，我還是會毛遂自荐的向社長要一份地，耕耘、耕耘。

我這個人最不喜歡吹噓自己，也不喜歡向人竊拍馬屁，該說的就說，該罵的就罵，我對綠杏的內容就有點疙瘩。容我不客氣地說一句，那就是

綠杏的內容，學術氣氛太重，因此讀起來相當……，何不來幾篇能夠讓讀者綻出會心微笑的文章。“笑”能延年益壽，這是公認的事實。秉此區區之見，謹獻上拙文，以博讀者一笑。

我雖出國多次，但從沒有比非洲之旅更能令我回憶無窮的。若不趁現在記憶猶新之際，多選幾樣盪人肺腑的故事聊聊，不然再過幾年，腦髓退化時，再來吹不花本錢的牛，恐怕天不假年了。

我是在1968年6月11日，離開台北飛向非洲的。當時，我身負中華民國赴利比亞醫療服務團團長之重任，沿途要照顧22位團員的衣食住行，雖經過香港、曼谷、孟買以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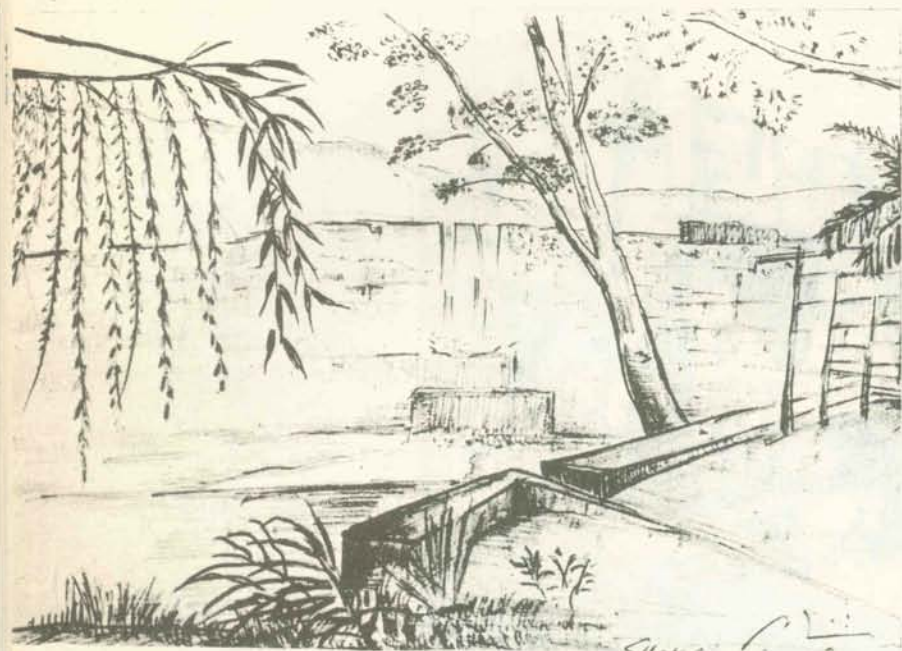
耳鼻喉科學副教授張昭明

典等大都市，我都不敢掉以輕心，惟恐丟掉一位團員，樂極生悲。

我雖然在雅典沒丟失團員，但是自己却上了一個大當。兩瓶啤酒花了近100U.S.dollar的代價。事情的發生經過如下：

從6月11日啓程起一路上馬不停蹄地作馬拉松式的飛行，終於在6月13日抵達旅程之最後第二站——雅典。在此地有一天的逗留，因此想好好地休息一下，恢復精神，順便利用晚上的時間到街上踴躍。到了晚上九點鐘，大部分團員都已就寢，我和台大醫院牙科丘醫師躡手躡腳地溜出了Hotel的大門。早先丘醫師已經做過前哨工作，發現在Hotel的附近有一

間酒館，上演精彩的Strip show，他堅邀我去湊熱鬧，我作了一番口是心非的推拒，終於熬不過丘醫師三寸不爛之舌的引誘，雙雙進入了伸手不見五指的酒館。時針已指在Strip show 該上演的時刻，但是觀眾仍寥寥無幾，真出乎我意料之外。為了讓佈滿血絲燃燒着慾火的眼睛吃冰淇淋，也只好隨着侍者的燈光指引下，選定了一個最近前排的座位。點好了啤酒，開始耐心的等待。那時候忽然蜂擁地來了幾個艷裝（沒有topless）濃抹的女郎，圍住我們的座位，開始用似是而非的英文與我們交談，大意是要我們選兩個女孩做伴。在台灣時，那來的艷福會有洋女郎委身於你？



我們互相打了一個眼色，各自選了一個伴。其實我們身旁的女孩，沒有一個會使人傾心的（這句話並不是撫慰或給太太拍馬屁，而是由衷之言），我的伴雖比丘醫師的伴各方面都稍勝一籌，但是她的一股具有野性的狐臭，使我坐立不安，又好像是在一杯醇香的咖啡裏，倒入發酸的牛奶似地倒我胃口。最初我們使用初級英語讀本中最常應用的會話，與她們複習一遍

，最後她們就慢慢進入“情況”，厚着臉皮要我們請客（這是引君入彀的第一步），中國人的好客精神是舉世無雙的，因此那有不答應的道理。於是問她們要喝什麼，異口同聲地“香檳”，一聲“OK”就成交了（反正一杯香檳花不完我們口袋裏的錢），“PO！”清脆而熟悉的聲音中，一瓶香檳被打開了，我們的心也震了一下。糟！竟是整瓶而非所期待的一小



杯，這一下不知道要花幾張花旗票，我開始為自己口袋裏的錢擔憂，只好忍着酒癮不再點啤酒。不消幾分鐘，這兩個女妖竟把整瓶香檳喝個一乾二淨，醉態惺忪地喊着侍者再開一瓶，當然遭受我們的拒絕，在這樣不愉快的氣氛中堅持了一段時間，居然比預定上演艷舞的時間已過了兩個小時，而舞台上仍是冷清清的，沒有一點開演的蛛絲馬跡。我們倆在失望之餘要起身付賬時，那兩個露出獠牙的女妖竟把我們按回座位，然後使出渾身解數說道「We'll go anywhere with you, if you open another bottle of Champagne for us」。去他媽的！（請原諒本人不以X X代替，用以表示我心中的憤懣）老子不但已經看不成戲，而且聞了兩個多小時的狐臭，還想揩我們的油，簡直把我們看扁了。我們理都不理她們，奮然起身走向櫃台，我們把兩個人的口袋掏乾，心裏嘀咕着，總算付了這筆濫賬——一共美金一百元整。

我們垂頭喪氣地走出了充滿烏煙瘴氣的酒館，門口已等着兩個衣冠不整的皮條客，嬉皮笑臉地對我們說道：“You need a beautiful young girl?” “No, No, No.”（我太太問當時為什麼不說Yes, Yes, Yes, 天曉得！）

以上是騙術大觀裏的一個小插曲。我在啓程赴利比亞之前，本身有很好的職位（可是仍未因功擢升為科主任），因此很多人不瞭解我這種英雄式的決定。爲了淘金嗎？本人素不貪財，反而喜歡打腫了臉充胖子，樂善好施。爲了進修嗎？那才真是緣木求魚哩。爲了移民嗎？假使要移民，我才不會跑到黑暗大陸去活受罪，何況我又是思鄉情重的古腦筋老頑固。總之，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對我行徑的亂猜測。實際上，只是爲了我對黑暗大陸的好奇心而已。爲落後民族做醫療服務，那才是我們團體冠冕堂皇的目的，我僅利用此一機會罷了。

在我趕辦出國手續的那些日子對

仍有不少親朋好友，寫信的寫信，打電話的打電話，當面約談的約談，千篇一律地都叫我三思而後“行”。他們看我用軟功夫打不動我的決心，改用恐嚇手段。在非洲毒蛇猛獸是司空見慣的，到處都是，你不怕被拖去分屍，而葬身獸腹？你不怕露齒裂牙、着上空裝的食人族，把你拖去當一頓豐盛的 Bar B. Q.？你不怕陷在一望無際“red sun”當空，滴水不存的沙漠裏？台灣的那一樣東西比不上非洲呢？而你竟像中邪般地要去過原始生活？我要去非洲想不到有那麼多人反對，惟獨蔣姓醫師譽我為中國的 Doctor Schweitzer，使我增加了不少信心與勇氣。

話又說回來，我在1968年6月14日深夜抵達利比亞。當時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如在烤爐內似的悶熱，雖然天花板上有電扇在轆轤地轉動着，但是根本不管用，它們只將熱氣做一個回流而已。我初嚐到非洲的熱浪，但沒有焚化了我的決心。

在機場的海關與移民局官員的安排下，我們一團人員接受到 V. I. P. 似地接待與歡迎，真是受寵若驚。衛生部也派專車把我們接到旅館，那時候已是6月15日清晨兩點多了。

招待我們住下的旅館，雖有觀光飯店之名，但無觀光飯店之實。整個房間內放着兩張硬梆梆的單人床，其床單好像許久沒有洗過，有一股羊騷味。除了床以外，就只有一個衣櫃了。衣櫃內有蟑螂與蜘蛛在競走，而在床上有臭蟲蟄居着。洗澡間與廁所則在房間外，想洗澡只能打着擺子洗冷水。抽水馬桶在中等以上的旅館相當普遍，但是在這間旅館內找不到一個，那麼究竟要到那裏去方便呢？哦，原來在洗澡間的地板上有一四方形的凹陷，乍看之下與一張 AP. View 的胸部 X 光片一模一樣，兩側肋骨的部分是踏腳板，在胸骨頭的地方有一個洞，那是排泄物必經之道。雖然廁所一語用阿拉伯話叫做“Beteraha”，但是我們一般喜用“排骨”代替之



。最先每次上“排骨”方便時，就會有一陣子的煩惱，怕沒把腳站穩在肋骨上，而一脚滑進排水溝裏，遺臭萬年。可是久而久之，熟能生巧，不再擔心那回事了，反而覺得要蓋廁當如 Beteraha 之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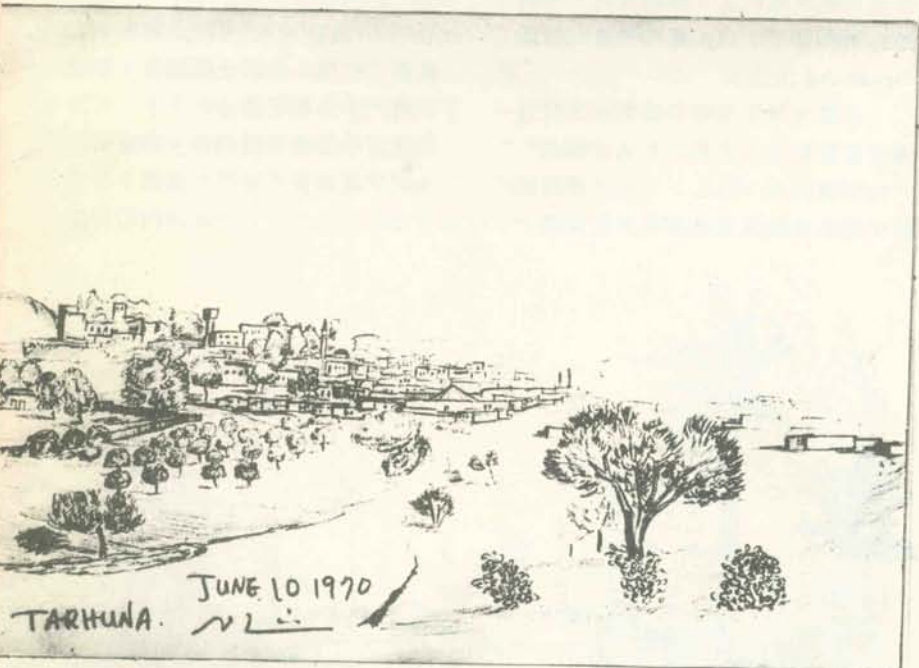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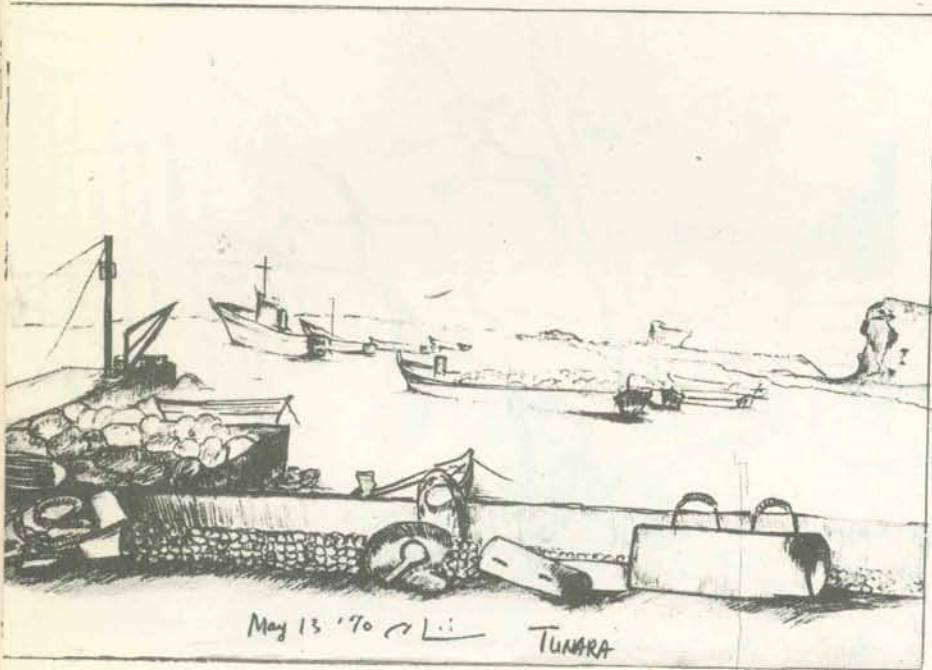
次晨起床，全身奇癢難忍，而且遍身紅斑點點，因為早知有前晚的 Predisposing factor，根本不足為怪，這必是與臭蟲有過肌膚之親所得

之教訓。

早餐由旅館供應，菜單上所列的項目頗為簡單，先啃 hard like a rock 的麵包，再佐以 butter 與 cheese，最後送上一杯 bitter coffee。僅為了吃這一條利比亞麵包，斷送了一根門牙（信不信由你）。

吃完早餐後，就到街上閒逛，Tripoli 既然是利比亞的首都，又是最大城市，必然像台北市西門町一樣





，此因利比亞在二次世界大戰前，曾淪為意大利的殖民地。二次大戰後，經過一番奮鬥，才爭取到獨立。在大戰期間，利比亞曾為軸心國出了不少力量，死了不少人，因此他們對意大利人恨之入骨。除了意大利人外，尚有不少的英國人，西班牙人，巴基斯坦人，印度人與南斯拉夫人。他們也和中國人一樣，應利比亞政府之邀請來工作的。雖然其中大多數國家和我國沒有邦交，但是我們彼此之間都相處得很融洽，從沒發生過干戈，可惜也沒有發生過異國情鴛的 Episode。

在 Tripoli 街上遊蕩的女人也是以歐洲人為多，因為本地女人不能隨便出家門一步，這是跟他們的宗教信仰（回教）大有關係。其實本地女人也沒有什麼可看，清一色包裹在白色或花色的萬年氈裏，只露出視力正常的一眼，根本談不到三圍、嬌美與膚色，假使入境忘了問禁，冒冒失失地揭露女人的萬年氈，欲一窺廬山真面目，輕者挨一頓嬌嗔，重者挨刀。中國人是禮義之邦的國民，不會忘記孔夫子的教訓——非禮勿動。歐洲籍的女娃們，不管是老幼肥瘦，穿着都相當特殊，把她們可以公然露出來給男人欣賞的部份，盡量展露出來絲毫不吝嗇。因此她們的服裝大多數是低領（低得不能再低），露臂（不值得大驚小怪），露腿（當然是大腿）。在 Misurata（第三大城市，是台大醫院分院所在地），當地警察局嚴禁中國女孩穿着旗袍與長褲，因為這地區的人思想落後而且可能是心臟病人太多之故吧？因此，我在利比亞時，經常利用假日飛車上 Tripoli，以免在這吃素的 Misurata，終日無精打彩，眼睛發乾（這是眼睛要吃冰淇淋的前兆）。這是後話，不再詳述。

“吃”，在 Tripoli 是一個大問題。我們在旅程上，“吃”的方面一向很順利。沒有想到在 Tripoli 竟找不到一間適合東方人口味的餐館，這裏只有歐洲口味與阿拉伯口味的餐館，雖然西餐是營養豐盛的菜餚，但是

熱鬧非凡。但是，一切都把它估計過高了，其熱鬧程度實際上僅止於新竹市。不過作為一個國際城市，有其獨特的地方，我在下面簡單地敘述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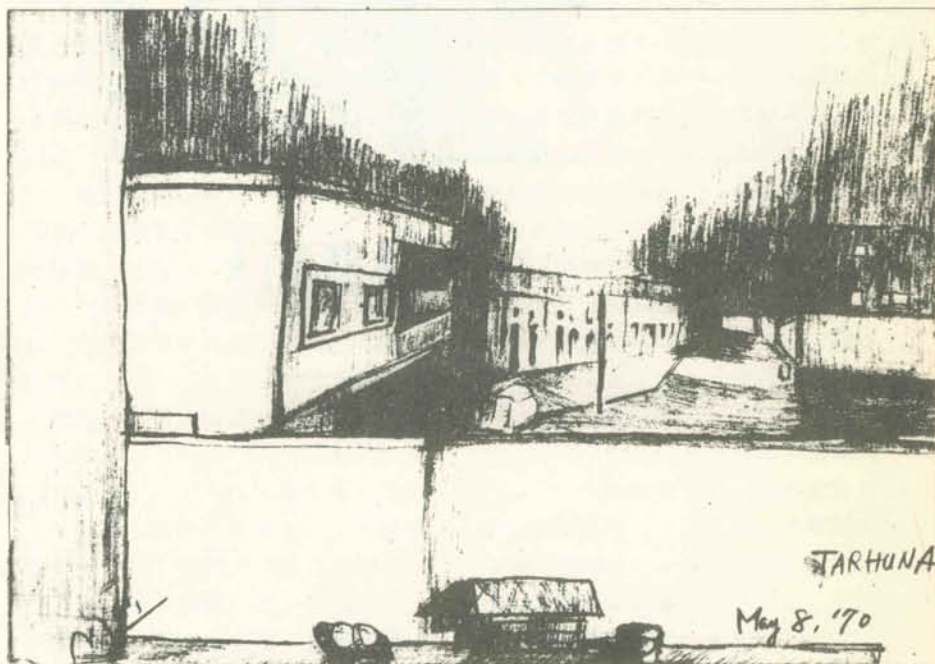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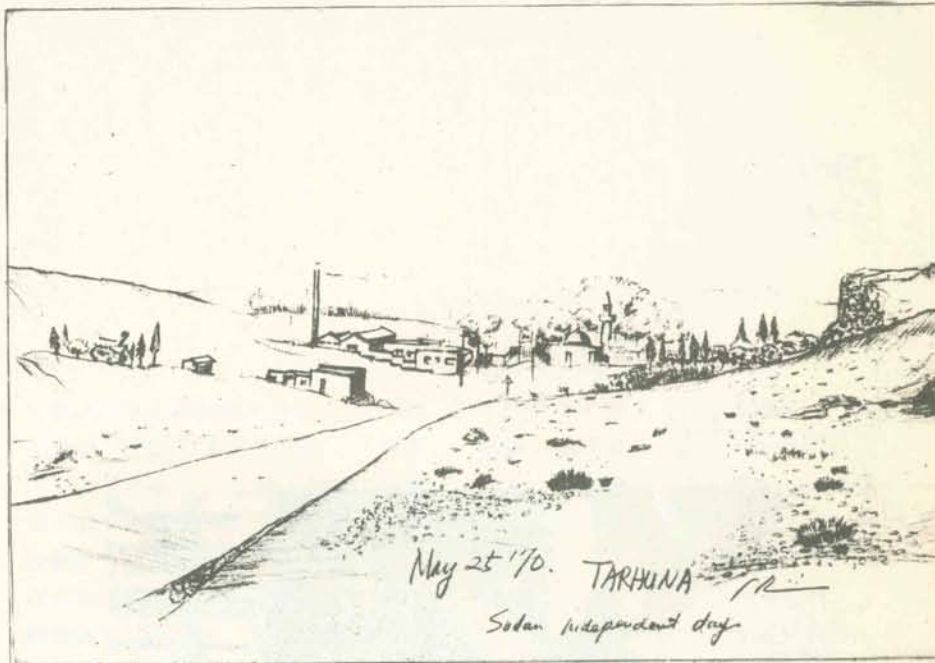
在 Tripoli 可以遇到各國的人，尤其是歐洲人，其中以意大利人居多

味如嚼蠟，談不上中國菜的色香味俱佳。身在利比亞，也該入境隨俗，何不試嚐阿拉伯菜呢？午餐時候，我特地找了一間供應阿拉伯菜的餐館。裏面的設備乏善可陳，反正是以吃東西填飽肚子為目的。侍者拿出菜單請我點菜，滿紙皆為蟹行的阿拉伯文，我一竅不通，只好請他代我點菜。首先送上 ice water，然後擺上 Hopuza（麵包）。約摸一刻鐘後，送上熱呼呼的 Shiaraba，這是摻着羊肉、蕃茄與某些香料的粥。這一道菜充滿了羊騷味，直使我作嘔，當着衆多客人的面前不好意思推却這一道菜，只好漁着淚水硬吞下肚。再下一道菜是 Bugura（牛排），蠻合我口味。最後送上沙拉菜，菜洗得不乾淨，而且蟲蛀的部份仍留着，這一道菜我只好擱着不動。甜食時，送來水果和 Gohawa（咖啡）。這一頓午餐差不多花了台幣一百元，不太貴。

阿拉伯的菜餚當然不只是我上面所吃的那幾樣，其他還有很多。總之，皆不合中國人的口味就是了。假使當時我真的愛上了阿拉伯菜的話，我現在很可能在西門町電影街，開一間 Arabian night restaurant 哩！

寫到這裏時，我就覺得該歇筆了，因為一年多的非洲生活，絕無法以三言兩語就能道盡的。如果我要把親身經歷的所有故事，在這篇文章裏完全發表出來，未免太殘酷了一點，而且太佔篇幅也是對不起綠杏的編輯仁兄們（我向來很霸道，一旦寫了，非給我登上去不可）。比方說有一缸美酒，總不能說酒多，就不停地一大口一大口地喝下去，是不是應該一點一點地品嚐，才是人生一大享受乎？秉此道理，拙文在此暫告一段落，請稍待一些時候，再繼續報導（我絕無意思像中視龍山古譚的那位先生一樣賣關子）。

拙文所附的圖片，是在業餘所繪的。從這幾張圖片裏，可以大略地看出利比亞並不是一個適於食人族居住的地方。



假使讀者諸君閱後猶覺回味無窮，何不到圖書館，參考本人所寫另一篇有關利比亞趣事的文章（刊登於青杏第32期，第128頁）。